

• 岁桑自选集 •

风
和
心

景
情

踪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岑桑自选集

风
雨

情

踪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 01 号

封面题字：杨资元

责任编辑：冯伯秋 李而已

封面设计：蒙复旦

版式设计：冯伯秋

风 雨 情 踪

岑桑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岭南文化发展公司电脑排版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印张 420,000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400 册

ISBN 7-218-01805-X/I·256

定价：平装20.00元 精装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近照

80	羊是巫师——人
88	羊是狼狼——人变兽
96	羊首“羊”
104	狼首土背
112	“羊”“宜”
120	狼散千祥
128	羊小阳丁歌客
136	“干禄”曲谷客
144	春沃史记
A	
152	残雪 1
160	春 4
168	又是春天 6
176	春天的对话 10
184	浪谷里的沉思 14
B	
192	填方格 17
200	未来在笑着 22
208	梦归紫云英 28
216	船骸 33
224	老人场 39
232	书的礼赞 43
240	雨中梅 47
248	流水弯弯的地方 50
256	小小“猪屎姐” 56

人——狼还是羊?	60
再谈人——狼还是羊?	63
“老”的哲学	66
背上的痣	70
“三宝”之忆	73
辫子姑娘	78
老瘪了的小马	84
爷爷的“梨子”	89
历史无情	93
人格的魅力	97
我家二婶	101

大清早又

01	C	太阳的故事	106
01		鲍鹏遗风	111
VI		“神仙”的悲剧	116
VII		尽信书不如无数	119
VIII		鸡头与猴头	122
IX		“热”的顽疾	124
X		热不醒，骗不乖	127
XI		漫话“秤星”	131
XII		莫为尊者讳	135
XIII		“神童”悲剧	138
XIV		泥丸子	142
XV		人与狗	146

788	扮“洋相”	149
888	名片如其人	152
988	坏事就是坏事	156
088	家有一老	159
188	“约法三章”云云	162
288	猫·鳄鱼·人	165
388	“金牙二”们的笑剧	168
488	桑弧隙古	

588	D	“花花绿绿”的消息	172
688		“祖传的教化之方”	177
788		耀眼金钱的哐当之声	182
888		咬咬牙	186
988		异想而天开	189
088		时代在呼唤杜预	192
188		杨桃启示录	195
288		腐鼠的味道	201
388		心灵的光彩	206
488		永乐大钟的铿锵之声	211
588		什么是真正的贫穷	215
688		谢恩表意	

788	E	从人到猿	218
888		“表演继续进行”	221
988		比传说更温柔	224

外经新曲式

ep	京口漫笔	227
121	沙角怀古	233
221	在徐霞客到过的地方	241
221	古猿、神女及其它	246
221	浣花溪抒情	251
221	宝瓶口遐思	256
221	三只眼睛的李二郎	261
	古刹沧桑	265
221	黑龙潭畔	270
221	鸣凤山上	274
221	登龙门	278
221	天山古雪成秋水	282
221	在林则徐的流放地	286
221	瓜和葡萄王国的宫殿	291
221	神泉	295
221	莲花峰,你这石头的史册	299
221	阿炳墓前的杜鹃花	304
221	刘三姐和刘三妹	308
221	幽禁着的游龙	312
	越秀层楼	316
221	香港,我熟悉的陌生人	321
221	皇后像前者的望乡者	325
221	猴趣	329
	九曲溪泛筏	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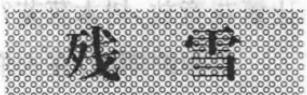
君王的骄奢与强盗的暴虐 335

G

- 旧安乐椅里的“道德” 340
历史上的和银幕上的 344
“胸中勃勃” 352
直摅血性为文章 355
“擦破了一层皮” 358
诗缘 361
海明威风格 369
文学流行病 372

H

- 如果雨下个不停 375
躲藏着的春天 392
水之湄 544
- 后记 632
- 附录：岑桑主要著作目录 634



残 雪

快。春奔跳，春穿腾，春冲撞，才立脚踏雪水干仗鼠口人。丁大大的脚印自擦得要对脚的脚印直崩裂，望崖的天脊子一下，倒翻脚印上。矮墩墩的风大，颤巍巍的雪大，冷快的风，倒新，大与京深斯生快因，深不葛拽里不心口。里面：黄和紫，紫和青，青雪冰木向立寒一束金日人。丁受恐类卦从缺出的脚面当点子共寒底，洋水都不要冻半点春阳时是，早太寒早水铺。残雪不甘沦落，东一堆，西一堆，在那坑坑洼洼的地方，还积得老深，散发出令人战栗的寒气。

所以，你还不相信隆冬已尽，春天已经来临了吗？

那时候，朔风凛冽，周天寒彻，我们这个世界埋在坚冰底下，气息奄奄。人间是暗哑的，欢乐和树林一起凋零了。希望蜷伏在冻土的深处冬眠；生活的光彩都已褪尽，歌声都已隐没，只有叹息，只有风声和寒鸦的啼叫。人们心都碎了，神经都麻木了。绿色的信念随着枯枝败叶慢慢地枯萎，如果说世界还有鲜丽的色彩留存，指的也许就是雪原之上的斑斑血迹了。

那简直是一个漫长的冰川时期呵！长夜里，人们习惯于在苦寒和无望中生活，以致到了冰消春暖的时光，对于时序的迁流，竟还有人木然不敢置信。

莫非正是因为这样，你才不相信春光就在眼前？

残雪不甘逝去，这里一摊，那里一摊；在那背着阳光的角落，还积得很厚，发出咄咄逼人的余威。

所以，你还不承认隆冬去尽，春天已经来临了吗？

那时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我们这个世界委实凝结得太久

太久了。人们屈处于冰雪的淫威之下，痛苦地期待着、期待着。对于春天的渴望，使他们焦灼得快要撕裂自己的胸膛。

呵，什么时候，才有彩蝶翩跹，才见群莺飞舞？什么时候呵，才让繁花竞放，树木葱茏？……

美丽的期待，在人们心怀里跳荡不安，因为生活荒凉已久，谁也难以继续忍受了。人们企求一夜之间冰化雪消，花繁叶茂；而坚冰毕竟太厚，最初的春色毕竟还不够浓艳。现实并无点化而成的奇迹，得以满足人们可以理解的迫切心愿，以致到了飞燕衔泥的时光，竟还有人感觉不到如今已是换了人间。

莫非正是由于这样，你才不承认春光就在眼前？
残雪以它白皑皑的回光，刺痛我们的眼睛，然而它正在崩溃，再也堆不起几个雪罗汉了。
残雪以它冷冰冰的神态，傲然盘踞在依旧可容立足的东边一角、西边一隅；然而它正在没落，再也不能无休无止地扼杀大地的生机了。

残雪呵，你是丑恶势力绝不甘心退隐的明证；也是它摆脱不掉败亡命运的象征。你是属于冬天的，有着冷酷而凌厉的秉性；然而你以自身残缺的形象，反证了春的胜利，我们因之得以透过你的寒光，探寻到切切实实的春意。

隆冬溃退了，残雪是为它殿后的。
时间无情，却也深情。它让该死的死，该生的生；让该诅咒的归于毁灭，该赞美的郁郁葱葱。

春天从天外轻盈地飞了回来，化作柔风和云雀。
春天从地里悄悄地冒了出来，化作草叶和芽苗。

春天从山间喧闹地奔了过来，化作溪流、河川和波光潋滟的湖泊。

春天化作一千一万个生命的形式；还化作歌声，还化作微笑，还化作温暖和美丽的色彩……

久违了，春天，你这生机萌发的美妙时节！今天我们贴起挥春，挂起灯笼，架起高矗的彩楼，点起不眠的灯火；孩子们还烧起他们的爆竹和烟花，姑娘们还戴起她们的蝴蝶结，穿起她们的花衣裳，高高兴兴，衷心把你欢迎。

呵呵，春天，唱不尽的大好时光！比起我们对你如此激动的情怀，这一切加起来又算得上什么？

我想最好还是用我们刚刚升腾而起的志气，来把你欢迎吧！

我们要用自己的志气，把希望点燃，煽得它通明透亮，煽得它烈焰飞扬，把那希望的火炬高高举起，插上泰山之顶，树在昆仑之巅。

残雪呵残雪，当希望之火越烧越旺，我们将怀着宽慰的心情，看见你呵，你这隆冬的余孽终于彻彻底底溶入泥泞，归于沟壑，化作摊摊污水。

就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那绿色的梦幻，将会在现实中明确无误地呈现出来，一天浓似一天，一层浓似一层……

1980年2月

高岳紫燕未起呼山同。意料斗牛，朱板丁春秋。回山从天春。

白

美禽斗斗乐，气熏斗斗极；友歌苗命尘纤飞一干一韦斗天春。

……绿鱼丽美

群鸟报春天令！奇趣妙美西兴丽群鸟，大风歌乐舞。惊蛰歌至叶千枝；大风而歌不违点，谢绿而舞高枝梁，鼓风而舞，春亦共舞。叶歌盛衰，举舞歌的乐舞。舞玉叶歌故，共歌吟音歌始曰：

春

我曾被那只呢喃燕子所迷惑了。这不就是春天了吗？我说，一燕知春，谁说一只燕子还不算是春天呢？

我曾被那一阵薰风所愚弄了。春天不是翩然而至了吗？我说，我甚至感到了她的柔指轻轻抹过我的肌肤。

那时我很天真，把第一滴冰融的水点，当作春天了。

那时我真轻信，把第一朵耀眼的金蕾，当作春天了。

是出于善良还是无知呢？我是如此迫不及待，为自己那近乎梦幻的预感而欢呼雀跃，大叫大喊，仿佛一切都忽然变得美丽如花，蜂房注满了蜜，人心注满了仁慈；所有溪流，都在一夜之间怀孕了。

我还衷心规劝人们相信这一切都不是虚无缥缈的幻觉，而是大自然慷慨宣言的切实兑现。我感极而泣，愿世上一切生灵，以与我同等欣忭的心声，营营共振于苍穹。

质朴的人们笑了：吉祥鸟啊，你这天真的吉祥鸟，你唱的我们都看不见，只见你自己依旧瑟缩于冰冷的树洞里……

质朴的人们说了真话。我发现自己用牧笛吹奏的春之声，从笛孔滑落于牛背，迅即流失在龟裂的冻土缝里。为此我惭愧得汗

颜无地。

也不知道是什么契机，使人憬悟过来——

春天，岂能是一两只燕子衔来，一两阵薰风送来的呢？春天原来不是星星点点孤零零的点缀，而是一种大面积的生机，大规模的希望；是我们极目所难及的一种伟大的综合。

春天，不是一幅绚烂的水彩画。花开满园，还不算是春天呢！绿漫田畴，也不就是春天呢！春天，花将一直开到人们襟头上，绿将一直漫到人们心窝里。

如今该不再尽信燕子和风了。我要从大片大片羞怯的叶子那儿，去谛听春天的信息，我将重新变成一个无忧的孩子，拿起牧笛，跳上露水晶晶的牛背。

我将重新变成一个孩子。
我会重新变成一个孩子的。

1992年1月

“天春又，如”；来亟抑声辞出不疑学同个音，字“春”大个一
字此疑是想来得这样明白，当干想时，又须记，更采其由聊答
三者暮“我不立言天春”前就断“天春又”“立言”：宣罪
“我不立言”，前不属知，即景而言“我立言”，立言不立言，只
用天春从是器，想见相士学人文立遂“四者天多福并受得令直非
由于此一，着”！益深其舞矣“即人皆萌天者已不敢见首“西来
”？脚宗不甚

逝水年华

——来也春归人未老，时鸣春晓景更暖。不思
重天春早，驰首乘风飘雨，来谱午燕只西一景。
春归，但见大，叫坐的，面大转一景。

又 是 春 天

！驰天春景暖不老，园青开芳。画蝶水馆梦南归一景不，天春
暖，土长春归人睡开直一景，天春！驰天春景暖不老，蝶田蝶彩

“春”，是一个最常见、最古老、最经久耐用的作文命题。记得年纪小小的时候，头一次堂上作文，老师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了个斗大的“春”字，要我们以此为题，写一篇作文，即堂交卷。有同学请老师给点提示，老师边拍掉手上的粉笔灰边说：“这还不容易？春天，还不是花呀草呀鸟儿呀，还有蜜蜂蝴蝶什么的！春天里有什么，看见什么，你们就写什么吧！”同学们于是都不约而同，花呀草呀鸟儿呀，还有蜜蜂蝴蝶什么的，写了一大堆废话交给了老师。

由小学而中学，以“春”为题的作文，少说也写过十次八次了。“春”，成了国文老师们传统的不朽作文命题。同学们年年写花写草写腻了，有一次堂上作文，一位新来的国文老师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春”字，有个同学禁不住轻声叫起来：“哎，又是春天！”

老师的耳朵灵，听见了，愠然于色，立即转过身来恶狠狠地斥骂道：“什么？‘又是春天’？谁说的？春天有什么不好？‘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有什么不好？‘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有什么不好？难道冷得发抖的冬天好吗？多少文人学士的灵感，都是从春天里来的？有见过不写春天的诗人吗？我就没见过！‘春’，一辈子也写不完呢？”

老师说的没错。“春”，确实唤起过不知多少文人学士的灵感。春天来了，冰化雪消，草木萌发，燕雀啁啾。金子般的春阳，使原先昏沉冰冷的世界，慢慢变得色彩缤纷、生意盎然了。人们历尽苦寒，缓步进入了一个大异其趣的明媚境界，顿觉豁然开朗，胸怀大畅。感觉敏锐的文艺家们，诗兴、画兴、文思、乐思就都如泉涌至了。难怪一部《全唐诗》，“春”字的出现就数以百计。拜伦、雪莱、普希金，都曾以春日唤起的激情，倾注于他们的诗篇之中。从米勒、塞尚，到齐白石、刘海粟，都无不为春日的繁花与燕雀所感，深情地把这个美妙季节的情景移驻于他们的彩笔之下。春天又不知化作过多少撩拨人心的旋律，颤动在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和瞎子阿炳的二胡弦线上。一年四季当中，没有比春天更令人欢欣雀跃的了。春天，在人们心目中是温暖和光明，是欢乐和富足，是诞生希望和爱情的大好时光。“春”，被程式化了：一说到春天，人们便会不期而然地联想到呢喃的燕子、待放的蓓蕾；联想到如茵青草、依依杨柳；联想到繁花竞放的山头和盈盈欲溢的溪流……“春”，被女性化了：人们总爱把春天形容为天使，形容为女神。人格化了的春天，是集美丽温柔于一身的。怪不得狂放豁达、不修边幅如郑板桥，在说到春天的时候，也一改常态，变得温情脉脉起来。爱讲趣闻笑话和市井故事的乔叟，竟也要用一副温柔的笔墨去赞颂春天。他像一个唱圣诗的少女般虔诚地咏叹：“春天拨动每一颗温柔的心，把他们从梦中唤醒……”啊，真是不由人不相信：多少文人学士的灵感，都是从春天里来的！

老师说的也没错：“春”一辈子也写不完呢！我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学校念书时，在老师的提示下，花呀草呀鸟儿

呀,还有蜜蜂蝴蝶什么的,不知写过多少遍了!活到几十岁的时候,每到挨年近晚,当编辑的老朋友诚心约稿,还得照例花呀草呀鸟儿呀一番,积少成多,也难以数计。如今大寒已过,腊月将尽,编辑朋友们未能免俗,要在春节光临的当儿把版面弄得春意融融,于是命题要稿,又是春天!老师的话,不幸而言中了:“春”这个传统的不朽作文命题,果真是要写一辈子的呢!不过,这一回,我再也不能老是花呀草呀鸟儿呀,还有蜜蜂蝴蝶什么的了。

这一回,又是春天!说几句关于春天的大实话吧!——我想,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春天太多幻想,太多溢美之词了。春天其实并非纯如人们通常赞颂的那样美丽可爱。这个向为诗人们情有独钟的季节,除了花花草草,还有与之俱生的芒刺蒺藜;除了蜜蜂蝴蝶,还有与之并存的虫豸蛇蝎。立春之后,在远方逡巡的寒流还会伺机而至。料峭春寒,路边仍难免有冻死之骨。春天,淫雨霏霏,天潮地湿,霉菌繁衍,蚊蝇孳生。这个反复无常的季节,时而山洪暴发,祸及庄稼;时而干旱得田地龟裂,插不下禾秧……应该说,这才是真实的春天吧?

我们习惯于一边倒,不是说绝好,便是说绝坏。这个老毛病,古已有之。对于春天的歌颂,可成一例。其实世上哪有完美无缺的存在呢?一切都是矛盾的组合。一切都是对立的统一。即如春天,既有金阳,也有阴雨;既有希望和爱情,也有绝望和苦情……而我们说到春天,却总是想到前者而忘掉后者。这是坏习惯所使然,还是源于过分的天真呢?

我这样说,不会有人疑心我在主张描写春天的时候,还它以芒刺蒺藜和虫豸蛇蝎吧?有这样可笑的主张的吗?不是的。我只不